

美麗的幽靈

台東的街道一如往常的平靜，下午一點，冬末的太陽使城市發白，鐵皮屋閃耀著，白色油漆粉刷的牆本應灰暗，卻在陽光之下好像恢復了以前的潔白，紅磚矮牆與瓦片散發著古老氣息，淺灰的水泥圍牆與深灰柏油佔據了視野，鐵欄杆圍起了窗戶，集雨管垂下屋簷，嘎嘎作響，電線從屋頂劃過，切割湛藍的天，麻雀站在上面，環顧著水塔與天線。

走在騎樓下，拉下的鐵卷門在陰影中休憩，我閃過一旁的機車，正當走出遮陰處時，我看見了「它」，倒不如說是回頭才發現的。

中正路上，矮小的一層樓房夾在兩棟三層樓高的房子中間，在矮房的二樓——如果有二樓的話，兩棟高樓與之連接之處，有一塊灰色的印記，而那印記，就像一棟小房子。假使有位巨人拔起了房子，沾上了灰色顏料，印在牆上，大概就是那樣的形狀。

白色的漆牆，在拆除過程時像是撥下一層外皮般，留下了建築的輪廓，看見了水泥與紅磚的骨與肉。仍辨認的出兩側的斜屋頂，但曾經存在的房間被掏空，撕裂了四周的牆，由鄰舍留下了他生前的嘶吼，如同疤痕般留在了那。新屋落成，鐵皮屋頂及新牆粉飾了他，卻在那角落發現了淡化的過去。

這是「超藝術湯瑪森」。

超藝術湯瑪森，由日人赤瀨川原平等發起，意指於平常道路上發現位處建築或道路上，毫無用處，卻完整美麗的保留下來，無法解釋的凹凸物件。

那時，正值社會運動的崛起。日本在 1960 年簽下安保條約，使美軍駐軍港口，卻也使日本成為美國與亞洲交戰的最前線。當時，學院發起了抗爭，五百多萬人群聚於街頭，拒絕美國總統訪日，教室中的學生們，聆聽著搖滾重金屬，看著吸毒嗑藥的不良影集。十年後，安保條約一事再興波瀾，條約的期限到期，日本訴求美方歸還沖繩、撤銷條約，街頭上人人手持棍棒，投擲著燃燒彈使城市陷入一片火海，黑白照片中，軍人們只是冷眼地，看著躺在街頭上的嬰孩身影。人行道的地磚被撬起，燒掉了派出所，在城市天翻地覆之後，人們建起了一間間的克難屋，重新建起城市，「湯瑪森」在那時只不過是大量建築的崛起下產生的瑕疵罷了。

「超藝術」一詞，在此次事件時，由反抗的藝術家們帶出校園。歷史的畫廊上掛著的那張《陷阱》，陰暗的樓梯間，我們仰視著懸掛的詭異人偶，好似在掙扎著，試著逃脫繩索的束縛。逃竄的藝術粒子，浮現於四十年後的太陽花與

黃色雨傘上，一波波的社會運動創造了藝術家，藝術家也為了抵抗創造出作品。

破壞中出生，超藝術卻像調侃著藝術館內的名作，拋棄了歷史性、意識、情感與經濟發展，就這樣撒在大街上，供人找尋。「湯瑪森」隱身於街道巷弄中，被拆除後在牆面留下印記的稱為「原爆」，在新生路與鐵花路交接之處立著的神祕白色鐵柱，可歸類為「愛宕」，豐里橋下，從水泥外牆突出的塊狀物稱為「蜂蜜蛋糕」。總而言之，只要脫離實用性，為城市增添風采的小物皆可稱為「湯瑪森」。

路上觀察也可說是「湯瑪森」。旅途中，看到水溝蓋上刻有奇特的花紋，拿出手機，按下快門，回家回顧照片時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傳上臉書，又滑著滑著，對著其他人發現的奇異雕像發笑。

大概就如同那棟面海的白色小屋。那近乎歪斜的窗戶，建在滿是補丁的牆上，一旁竟是高的奇特的門，屋頂貼上了幾何狀的白鐵皮、白瓦片，轉到背面，宛如在長年海風吹拂下，結晶脫落的海鹽般的粗糙外牆，厚實且穩重。只要挪動一下，就會解散的身體，寧靜的如同幽靈。

而人呢，也被幽靈附身般，飄過街頭。汽車掠過，咻的一聲掀起一陣風，窸窣的踩過落葉，在磚紅人行道上，盯著對向車道的綠燈熄滅，快步踏過斑馬線，貼近巷口的那輛休旅車，從它身邊鑽入，悄聲無息。寧靜之中，一棟棟豎起的民宅之間，被挖去的凹陷處傳來的淒厲風聲，離奇斷裂的電線桿，從中散發出的，是可疑的，就算暗藏什麼事件都不奇怪的氣息。

都市中的觀察者，若嗅到了氣息請回想起，在鐵道上，張開雙手平衡，搖搖欲墜一步步前進的你；騎著自行車，乘著涼風從鐵道上呼嘯而過的你，或許不曾在沙灘上嘶吼青春，或許無法看著這片星空，「湯瑪森」般的記憶都會美麗的存在著。 (1589字)